

相恋四年转账百万给“女友”

船员回国才知自己被骗,所谓女友竟是男子假扮

去年底,常年航行海外的船员小赵难得回国一次,立刻赶到女友居住的城市,根据女友告诉他的地址找到相应的小区后却发现,这个小区的居民楼只有6层,女友自称居住在1702室显然不可能。发现真相的小赵顿时崩溃了:相恋四年,转账百万,难道这个所谓的“女友”竟是个骗子?

海上航行信号不稳定 交往以文字聊天为主

2018年,小赵在玩网游时认识了王欢,看到王欢发来的漂亮照片后,小赵被迷住了。一个月后,两人便确定了恋爱关系。其间,小赵多次发送金额为520元、1314元等的微信红包向王欢表达爱慕之情。之后,又因为听说王欢做完心脏移植手术在医院接受康复治疗,以发红包作为安慰,王欢都欣然收下。2018年底,王欢的病情有所好转后,还多次以庆祝康复、纪念日、节日等为由向小赵索要“红包雨”。

2019年2月,王欢告知小赵,她病情恶化,需要立刻到美国再做一次心脏移植手术,手术能否成功还不可知,因此提出想和小赵分手,并表示要把小赵之前给自己的钱

款还给小赵,等彻底康复后再考虑是否要在一起。痴情的小赵拒绝了王欢的分手请求,而且还全力支持王欢治疗。听王欢说,这次治疗每月开销高达20万元,花光了她家所有的积蓄,现在一家人四处筹钱,连房子也准备卖了后,善良的小赵一拿到每月工资就将其中大部分转给王欢。治疗期间,王欢每每提出自己伤口疼,要求小赵给自己发“红包雨”安慰时,小赵也会立刻照做,这进一步掏空了小赵的积蓄。

交往期间,因海上航行信号不稳定,小赵和王欢大多以文字聊天交换心情。担心“女友”病情的小赵有时也希望能与王欢通过视频、语音联系,却总被王欢以“戴着呼吸机不方便说话”“家人在旁边不好意思”等理由拒绝,只会偶尔给小赵发去自己唱歌的录音。能听到“女友”甜甜的歌声,小赵已十分满足。

2022年年中,王欢表示自己将从美国回国,又以买机票缺钱为由向小赵索要了一笔钱,并表示回到国内就会还给小赵。可自从回到国内后,王欢又提出了“隔离费”、欠闺蜜的债务等理由,要小赵帮她支付。面对小赵的千依百顺,王欢“感动”地告诉小赵,自己的父亲已经在卖房子了,卖了房子还债

后,还能剩下一百多万元余款,到时候自己就和小赵一起买房结婚。如果两人无法修成正果,自己则会把之前小赵为自己花的钱全部还给他,总之,要么结婚,要么还钱,肯定不会让小赵人财两空。

憧憬“女友”许诺的未来 到头来却钱被骗人失联

小赵对王欢许诺的未来十分憧憬,可此后王欢所说的卖房事宜却迟迟没有进展,要么是王欢说买人生病不能履约,要么是银行不放款等,王欢一直拿不到卖房款,因此还不时常向小赵伸手要钱。

2022年10月底,小赵终于回国希望见王欢,王欢却总以在外出差、生病等为由拒绝。小赵不由心生怀疑,便独自一人来到王欢告诉他的地址,这才发现自己被骗。然而,王欢却底气十足地大发脾气,谴责小赵搞“突然袭击”,不尊重自己。两人不欢而散后,王欢竟然仍如往常一样经常在微信上向小赵索要钱款,此时已感到不对劲的小赵不再对“女友”的要求来者不拒,在对方问他“要钱还是要人”时,他也最终选择了“要钱”,然而到了此时,王欢失联了。

据小赵初步计算,四年来,他已为王欢花了逾一百万元。他向松江警方报警后,民警很快将远在安徽的王欢抓捕到案。让小赵大吃一惊的是,王欢名字是真的,性别是假的,他其实是一个比小赵年长五六岁、已育有一子的无业男子。

到案后,王欢交代,自己刚认识小赵时说的是自己的真实名字,但因微信账号的性别设置、头像风格以及名字偏中性化等原因,让小赵误以为自己是女性。他便半推半就以年轻女性的身份和小赵交往,在收到小赵发来的520元、1314元大额红包后,正缺钱的王欢发现这是一个生财之道,便继续与小赵周旋,骗取更多的钱款,用于家庭开销、游戏充值、朋友应酬等。

经审查,王欢假冒女性身份与小赵交往,使小赵陷入错误认识而自愿交付财物,可认定王欢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这种行为已构成诈骗罪。经核算,王欢共诈骗小赵115万元,数额特别巨大。日前,经松江区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依法判处王欢有期徒刑11年6个月,剥夺政治权利2年,并处罚金20万元。(文中均为化名)

通讯员 蒋芸芬 本报记者 孙云

他用纸盒挡汽车号牌 为躲避电子警察抓拍

本报讯(特约通讯员 张嘉煜 记者 孙云)为便于经常在禁停路段停车卸货,松江一名驾驶员徐某竟用纸盒挡住汽车号牌以躲避电子警察的抓拍。不过,这一举动没能逃过巡逻民警的火眼金睛,徐某受到了严厉的处罚:罚款200元、记9分。

近日,松江公安分局城中路派出所民警在进行视频巡查时,发现画面中一辆银色面包车的后车牌被纸盒遮挡,有故意遮挡号牌的嫌疑。随后,巡逻民警在古楼公路横港路北侧发现了这辆遮挡号牌的车辆。经询问,驾驶员徐某表示,自己驾驶面包车经常外出送货,在该路段卸货时,此前经常被电子警察拍摄到违停情况。所以,为了躲避再受处罚,徐某便自作聪明地用纸盒挡在汽车号牌上。

目前,违法人员徐某因驾驶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违法行为,被松江警方处以罚款200元、记9分的处罚。

你讲我听

这天,小颜抱着两岁的儿子来找我,声称丈夫小戴把他们的婚房出租了,现在她与儿子无家可归。

小颜与小戴属于闪婚,一切始于两年前的一个邂逅。当时大家聚在一起唱K,小颜上台唱了一首歌,甜美的嗓音得到全场掌声。小戴也在场,被小颜的歌声征服,还上台献了花。聚会结束后,小戴殷勤地请小颜去喝咖啡。小戴很健谈,给小颜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分手时双方互加了微信,互留了电话。

此后,小戴常约小颜外出,或看电影或逛公园。一次,小戴约小颜去自己家看看,小颜也想对小戴作进一步了解。小戴父母很热情地接待小颜,并烧了一桌可口的饭菜。晚上小戴送小颜回家,谁知小颜临时出了点状况,不能回家。小戴就请小颜住到自己家,表示小颜可以跟他母亲睡。谁知到了小戴家,小戴一把拉着小颜进了自己的房间,小颜也就半推半就地跟小戴同居了。小颜母亲

见女儿一夜未归,急得到处打电话,小颜谎称在同学家住几天。一个月后,小颜发现自己怀孕了,又急又怕地向母亲说了实情。颜母立即约小戴及其父母商量。这是颜母第一次看到小戴,却被他的能说会道给迷惑了,双方商量的结果是马上领证办喜事。不久,小戴、小颜简单地举办了婚礼。

谁知,婚后的小戴判若两人,玩心重不算,经常彻夜不归,而且工作也不稳定。小颜虽然对自己的轻率选择后悔不已,但想到腹中的孩子,觉得孩子出生后,当了爸爸的小戴会有所改变。孩子出生后,小戴父母喜不自禁。小戴第一次当爸爸,玩心自然收敛了一些。但没过多久,他又开始到处游荡彻夜不归。其间,父母相继去世,没了父母的管束,小戴越发肆无忌惮。不久,小颜发现小戴有外遇,便好言相劝,希望他稍微有点责任心,对孩子负责,对家庭负责,小戴口头答应得好好的,转身就没了

踪影。小颜再也忍不住,跟他吵了起来,没多久竟接到法院传票,小戴向法院起诉离婚。为孩子有个完整的家,小颜不同意,法院判决不予离婚,从此小戴再也没有回过家。可怜的小颜要上班,还要照料孩子,苦不堪言,好在母亲经常会来相帮。

今年春节刚过,孩子突发高烧,小颜打电话给小戴,小戴电话不接,微信不回。因为医院离自己娘家近,小颜就住在娘家照顾孩子。经治疗,孩子终于痊愈,小颜便带孩子回家。见房中有人,小颜一阵高兴,以为小戴回来了。谁知开门的是陌生人,见小颜一脸疑惑,便告诉她,自己是这里的房客。小颜如雷轰顶,小戴竟把婚房出租了。

听了小颜的哭诉,我很无奈,因为对一个不负责任的男人不了解,就轻率地以身相许,不仅伤害自己,而且伤害孩子,现在小颜只能用法律维护自己和孩子的合法利益。人民调解员 青云

征收问答

四兄妹要均分,这份家庭协议该不该签?

市民求助:

褚先生母亲承租的公房征收了,其他四个兄弟姐妹轮番给褚先生施压,要求征收款由兄弟姐妹五人均分。褚先生很憋屈,但大家的要求似乎也有道理,就准备第二天签订家庭协议。在签订协议的前一天,褚先生和女儿试着找律师咨询,律师的一番话让父女俩如梦方醒。

褚先生兄弟姐妹共五人,褚母在上海分配有一间公房(以下简称系争房屋)。上世纪六十年代,家中长子褚先生义无反顾前往新疆支援边疆建设。在当地,褚先生生育了女儿小褚。八十年代,褚先生回沪,但因家人阻拦,其户口始终未迁入系争房屋。小褚成年后回沪工作,2005年其户口按照政策迁

入系争房屋。褚先生的大弟户籍1956年报出生登记在系争房屋,小弟户籍1976年迁入系争房屋,大妹户籍1983年迁入,小妹户籍2002年迁入,除此之外,还有大弟的儿子褚某某、小妹的女儿小邵的户籍在系争房屋。

2007年,褚母病逝,褚先生搬入系争房屋居住直至征收。2022年8月,系争房屋被纳入征收范围,该户拟获得征收安置补偿款项共计人民币520余万元。征收事务所的工作人员告知褚先生,因褚先生的户口不在系争房屋,其非承租人,也并非同住人,没有资格参与征收事宜的谈判,褚先生为此非常沮丧。《征收补偿安置协议》签订后,其他兄弟姐妹找褚先生商议,尽管褚先生户籍不在系争房屋,但四人念及“亲情”,愿意

把征收款在五个家庭中平均分割,每家可分得一百余万元。各方约定,若褚先生同意此方案,大家第二天共同签署家庭协议。

律师帮忙:

在签署家庭协议的前一天,褚先生和小褚找到我们咨询。据褚先生反映,大弟的妻子原有一套公房,1996年被拆迁,夫妻被安置了徐汇区的一套公房。2000年,该房通过房改变更为私房,登记在大弟夫妇名下;小弟1997年单位分配公房,也于2000年买为产权房;大妹婆家的房子2001年动迁,选择货币补偿,大妹是被安置人员;小妹夫妇曾于1985年分配过公有房屋。另外,他们的下一代褚某某和小邵虽户口迁入系争房屋,但迁入后未在系争房屋居住。

我们全面了解案情后认为,系争房屋的征收利益应归小褚一人所有。第一,虽系争房屋中有七个人户籍在册,但褚某某和小邵户口迁入后,未在系争房屋居住,不符合同住人认定的条件;第二,褚先生虽因户口不在系争房屋无法被认定为同住人,但小褚是知青子女,其户口迁入系争房屋系政策性落户,故小褚符合同住人认定标准;第三,褚先生的其他四位兄弟姐妹虽户籍在册,也在该房居住过,但他们都属于“他处有房”,不能再次享受系争房屋征收补偿利益。褚先生听了我们的分析恍然大悟,终于明白了其他兄弟姐妹主张按照五个家庭平均分割征收款的原因。

后褚先生和小褚委托我们律师团队代为起诉维权。我们律师团队

根据褚先生提供的线索,多方走访、查找,终于将其他四个家庭“他处有房”的证据全部收集,提交法院。我们的主张获得法院支持,最终法院认为,小褚以知青子女政策迁入系争房屋,承租人接纳其入户及居住,符合共同居住人条件,其他当事人或因户籍不在册,或因未实际居住过、他处有房等原因,均不符合共同居住人条件。最终法院判决,所有征收利益均归小褚一人所有。

上海市创导律师事务所
(23101200110613587)
闫东方律师执业证号
(13101201010221346)
咨询预约电话:021-61439858
地址:长兴区凯旋路1522号
东方明珠凯旋中心1505室(轨交3号线、4号线、10号线虹桥路站,6号出口右转即到)